

从延河河畔到灞河河畔，抗战烽火中淬炼的人民军医精神历久弥新——

延安中央医院的血脉

■张梦雅 刘婷婷 本报记者 袁丽萍



强军文化观察

曙光破晓，清风微拂。8月1日清晨，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历史文化广场上，军医们整齐列队，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。队伍前方，一座原比例复制的青灰色石门静静矗立。

此刻，300多公里外的延河西畔，晨雾正漫过另一座形制相同的石门。那里，是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延安中央医院旧址。从延河河畔到灞河河畔，两座石门遥相呼应。

数十年来，这所从延安走来的医院，自觉传承红色基因，通过以文化人、以文育人，让战争年代的人民军医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活力。

一

去年晚秋的一天，听闻唐都医院专家医疗队来开展“寻根义诊老区行”活动的消息，延安河庄坪镇李家洼村人头攒动。跟随乡亲们脚步，医疗队员们爬上了李家洼村一处向阳的山坡。

历史，就在脚下。86年前，唐都医院的前身——延安中央医院，就是在这里扎下了根。

那时，抗战烽火正炽，延安的医疗机构出现空缺，亟需一所正规化医院。1939年11月，在老乡们的帮助下，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暲和医生何穆等人，和战友们一起在这片山坡上挖出了两排、约40口窑洞，支起50张病床，建起了延安中央医院。

一开始，医院的名称准备叫“中央干部医院”，但毛泽东同志听后觉得，医院是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，建议改为“中央医院”。这不仅为医院定下了院名，更指明了办院方向，让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根本宗旨，从一开始就烙印在医护人员心中。

医疗队员李者龙此前已听过很多关于延安中央医院的故事。但真正来到前辈们战斗过的地方，这位年轻军医有了不一样的感受：“这里沉淀着最纯粹的初心，看着旧址的石门、土窑洞、展陈图片等，我对人民军医的使命有了更深的感悟。”

“没有计时器，就发明出‘土沙漏表’测脉搏；缺少药品，就上山采集中草药自行配制；没有血库，医生和护士就轮番献血抢救危重伤员……”医疗队员党肖在参加寻根活动时，带了一本名为《亲历延安岁月：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》的书，对照里面的故事寻访，对先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感慨不已。

这本书的作者是原延安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金茂岳的女儿金星。历时8年，她走访了100多名医院老前辈和200多名延安生活的亲历者，如实记录了那段如歌可泣的岁月。如今，这本书已成为该院官兵特殊的红色教育读本。

参加寻根活动的军医刘伟曾反复阅读这本书，他说：“最让我震撼的是前辈们的专业与智慧。在极端艰苦条件下，他们坚持科学办院，因地制宜，切合实际地提出‘预防在先’‘中西医合作’等理念，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”

1942年5月11日，周恩来和邓颖超视察医院，给予高度评价：“延安中央医

院是革命化、正规化、科学化的医院。”截至抗战胜利，这座“窑洞医院”累计救治伤病员超过10000人次，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重要贡献。

参天之本，必有其根。那段烽火记忆一次次触动医院官兵的心，不断凝聚着力量。延安中央医院旧址的石门前，医疗队员们面对鲜艳党旗庄严宣誓。铿锵有力的誓词，是新时代军医对历史许下的郑重承诺。

二

在该院东医疗楼西侧，有一面巨型浮雕墙，掩映在蓝天绿树间。一条象征精神血脉的红色飘带蜿蜒贯穿墙面，串起该院86年历史岁月。飘带上，不同时期的军医浮雕群像巍然挺立，定格了白衣战士的冲锋姿态。

这是该院新建成的“红色足迹雕塑墙”，是该院的一处新地标。

“我们不仅要让官兵知道红色历史是什么，更要做好传承赓续，让红色精神在当下焕发活力。”该院领导介绍，近5年来，他们将红色历史编入院歌，植入文化活动、嵌入文化阵地，使红色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滋养人心。

走进该院医疗保健中心，浓郁的书画气息扑面而来。候诊区内，30余幅军事医学主题国画悬挂在洁白的墙壁上，或工笔细描，或泼墨写意。这里是该院精心打造的军事医学史国画作品陈列馆，馆内的书画呈现了我国军事医学的发展脉络。

红色历史的教育，在于潜移默化，在于持之以恒。该院因地制宜，创新采取“传统文化为载体、地域文化为特色、红色文化为内核”的建设思路，把文化场馆有机嵌入诊疗区域，为医护人员和就诊官兵营造出“抬眼即教育、驻足受熏陶”的学习氛围。

像这样“一地多用”的特色文化场馆，记者在该院看到10余处：院史“锦灰堆”艺术陈列馆、“医言医语”书法作品陈列馆、白求恩精神教育长廊……

文化场馆建得好是基础，用得好才是关键。如今，这些文化阵地已发展成独具特色的“大思政课”实践平台和传播红色文化的教育基地。近年来，该院不仅在入院、重大节日等时机，在这些场馆组织现场教育，还专门组建专业解说团队，邀请部队官兵、院校师生等来院开展参观学习活动。

“每当看到一批又一批到医院参观的人，我为自己是一名唐都医院军医而自豪。”传染病科护士长李沛感慨道。在医院工作30年，她始终没有忘记老护士长传授的服务箴言：“一切为了病人、为了病人一切、为了一切病人。”

自豪源于认同。认同的表现，便是立足岗位践行军医精神，共同建设好医院，更好地服务人民。记者采访得知，医院连续14年稳居全国百强、西北地区前三名；获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、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、军队科技进步奖多项。

的历史。”走进该院科技楼一楼大厅，映入眼帘的是廊柱上这样一句话。这里是该院新打造的文化场馆——新中国医学科技史艺术馆。四周环绕的艺术作品，记录着中国医学创新的历史成果与重大突破，给予官兵科技创新无声的激励。

文化虽无声，鼓之似雷霆。文化建设最终落脚点是促进事业的全面发展。繁荣发展强军文化，注定不能因循守旧，而是要体现时代性、创新性，服务战斗力生成。在唐都医院，这个落脚点鲜明地体现在高素质军医人才队伍的建设上。

重视人才，是该院自延安时期就传承下来的宝贵传统。延安中央医院副院长石昌杰曾撰文回忆：“真正把医院办好，最关键的还是人才问题。”

延安有一种尊重人才、理解、爱惜知识分子的氛围。1940年1月，当得知金茂岳、魏一斋决定留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的消息，毛泽东、朱德便设宴招待这两位科室主任，鼓励他们向白求恩学习，努力办好医院，为革命作贡献。

尽管时代在变，人员在变，但始终不变的是该院对人才的高度重视。近年来，他们持续浓厚学术文化氛围，优化人才发展生态，连续5届开展“唐都人才节”活动，推出多项人才培养的具体举措。

谈起去年该院的总结表彰大会，胸腔外科副主任王磊难掩激动。去年底，他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被授予“优秀社会人才标兵”的殊荣。他讲道，该院“尊重人才、爱护人才”的氛围日益浓厚，全院官兵干劲十足。接受采访时，他以“欣欣向荣”一词概括了自己对医院发展的体会。

“欣欣向荣”的背后，我们得以窥见文化振奋人心、凝聚人心的作用。全方位的培育，让红色文化在该院扎根、发芽、壮大，正内化为官兵的历史使命感、时代责任感、职业荣誉感。

“你的名字是希望，守卫蓝天向未来眺望……”暖在父老乡亲的心坎上，烽烟热血浸染红旗飘扬。“初秋雨后，空气中氤氲着泥土的芬芳。一群年轻的军医聚在石门前合唱院歌，并拍照留念，为刚刚结束的一场专业培训画上圆满句号。在文化沃土滋养下，新时代人民军医正以热血和智慧，书写着新的篇章。”

上图：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组织官兵重温入党誓词。

孔 乾 摄



长征

第6538期

“对历史最好的纪念，便是创造新

经典回眸

“牛儿还在山坡吃草，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，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，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……”这首诞生于抗战烽火的歌曲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，由方冰作词、李劫夫作曲。歌曲寄托着人民对少年英雄“王二小”的哀思和崇敬，也凝聚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基因。

80多年前，日军在“扫荡”中实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野蛮暴行，不仅针对抗日武装，还将血腥的屠刀伸向无辜百姓。在如此令人窒息的至暗时刻，抗战军民的心中依然顽强地生长出希望的光明。这其中也包括一群年纪尚小、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孩子。他们有的身高不及枪杆，可在民族危难之际，为了保护亲人与家园，迸发出了超越年龄的勇气和智慧。

1941年秋，日军把枪口瞄准了河北省涞源县狼牙口村一带，企图袭击隐蔽在山沟中的八路军后方机关和当地群众。在走到一个山口时，日军迷失了方向，恰巧撞见正在山坡放牛的阎福华，便威逼他带路。当时，阎福华年仅13岁，是儿童团团员。他担忧村里的八路军和乡亲们安危，便假装顺从，主动引路，实则悄悄将日军带向八路军的伏击圈。

阎福华领着敌人走了几个小时，把敌人累得筋疲力尽。接近八路军埋伏的二道泉山顶处，他也许想到前方已经没有路，就突然抱住一个鬼子的大腿，誓要和鬼子一起跳崖。气息奄奄的敌人举起刺刀，狠狠刺向阎福华。没过多久，四面八方响起八路军的枪声，无路可逃的日军迅速被消灭。而那位年仅13岁的放牛娃，却静静倒在血泊之中。

阎福华牺牲后不久，驻扎在附近村庄的一名西北战区服务团记者，采访到他的事迹。这位记者便是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的词作者方冰。方冰于1938年到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，一边与敌人打游击战，一边担负着宣传工作。之后，他担任西北战区服务团文艺队长，长期从事文艺工作。

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曲作者李劫夫，是方冰在晋察冀边区结交的挚友。两人睡在一个炕上，吃在一个锅里，一个作词，一个谱曲，彼此配合得十分默契。他们目睹了日军的残暴，对侵略者的暴行深恶痛绝，也看到了抗战军民的英雄壮举，内心深受触动。

一次反“扫荡”结束后，他们谈起了在战斗中的感受。方冰说：“咱们打游击这一带几个村庄里，出现了不少可爱的孩子，他们整天吃不饱，穿不暖，饿着肚子给部队和老百姓送信带路，做了许多工作，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，都是一些抗日小英雄。我们应该写首歌歌颂他们，让人们传颂他们，永远记住他们。”李劫夫说：“那好啊，我也有这个想法。来，你马上就写，我马上就谱。”两人一拍即合，开始创作。

方冰怀着悲痛之情落笔，仅用两个小时便完成了7段叙事诗的歌词创作。李劫夫随即谱曲，主旋律的创作灵感来自河北民歌《小放牛》，在保留民间音乐朴实亲和力的同时，注入了抗争的血性与深沉的悲壮。

走近抗战英雄

我生在黑龙江。那片白山黑水的凛冽与苍茫，在我记忆里留下深深的痕。两年前，我离开故乡，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成为一名讲解员。每当我给游客讲述东北抗联的历史，总有一种故乡的风雪扑面而来之感。这时，我都会想起那位曾在长白山一带踏雪跋涉的女英雄——安顺花。

方冰怀着悲痛之情落笔，仅用两个小时便完成了7段叙事诗的歌词创作。李劫夫随即谱曲，主旋律的创作灵感来自河北民歌《小放牛》，在保留民间音乐朴实亲和力的同时，注入了抗争的血性与深沉的悲壮。

去年冬天，我专程去了吉林省博物院，看见了那台安顺花曾经使用过的手摇脚踏两用缝纫机。机身早已锈迹斑斑，岁月在金属表面刻下霜花般的纹路。那一刻，在我耳畔响起缝纫机转动的声响。“哒哒……哒哒……”儿时，我的母亲曾一边脚踏着缝纫机缝补衣服，一边给我讲关于安顺花的那段悲伤往事。

烽火连天的岁月，安顺花和战友们的一次转移，都如同在生死边缘跋涉。一次，面对日军的“扫荡”，她们抬着缝纫机躲在芦苇荡，身体在一尺深的冰水里冻得直发抖。就在这时，她怀中正发着高烧的孩子从昏迷中哼唧了一声。她心里猛地一紧，因为孩子一旦发出哭声，整个队伍都会被暴露。

安顺花用颤抖的手拿起一块布堵住孩子的嘴。心如刀绞的她，早已泪流满面。对她来说，静待敌人离去的那几分钟，如同过了一个世纪。日军的脚步声终于远去，但一切都太迟了——疾病与窒息夺走了幼小的生命。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，这样的绝望她经历了4次：4个孩子接连离她而去，有的被活活饿死在逃难路上，有的惨死于敌人的

赞歌献给少年抗战英雄

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

■田中娟

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诞生后，迅速传遍晋察冀边区。很快，“王二小”这个代表少年英雄的“名字”也随着歌声传遍祖国大地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关于“王二小”原型到底是谁的问题，渐渐出现了多个说法。也有人问，阎福华是否就是原型？阎福华在家中排行老二，确实也被村里人叫为“二小”。

据他儿时玩伴、目睹他遭遇经历的史林山回忆，当时一位姓郑的同志教孩子们学唱这首歌，歌没教完，孩子们就“哇”的哭了出来，一边哭一边和“郑同志”争论，为何主人公姓“王”而不姓“阎”。“郑同志”解释说：“你们不是叫二小‘孩子王’吗？所以就叫他‘孩子王——二小’。”

经过他这样解释，孩子们才安静下来，但这也仅仅是为了安抚眼前孩子们而作出的回复。也许是出于对身边小英雄的崇敬，人们执着地认为歌曲中的“王二小”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孩子。因此，关于“王二小”原型的争论依然继续着。

方冰也曾无数次被问及此事。对此，他回答道：“在我的脑子里，当时并没有一个真名实姓叫‘王二小’的孩子，而是有不少叫‘二小’的。所谓‘二小’就是指当地的那些孩子”“‘王二小’和刘胡兰、董存瑞、黄继光不一样，他是我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，是无数少年英雄的化身”。

由此可见，“王二小”的原型并非仅是阎福华一人，而是千千万万少年英雄的集体象征。翻开那段历史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“王二小”的身影——涞源县上庄村的王禾，和阎福华一样将日军带向八路军预设的伏击圈后被敌人刺杀，牺牲时年仅13岁；平顺县野场村的王璞，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，誓死不透露八路军消息，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，牺牲时年仅14岁……无数少年英雄共同诠释了不屈的民族精神。他们的牺牲也点燃了抗战军民的怒火。歌曲被口口相传，激荡起同仇敌忾、坚决抗击日寇的精神洪流，让保家卫国的信念在抗日烽火中愈发坚定。

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之所以在群众间能够广泛传唱，不仅因于歌曲背后的英雄叙事，还源于其本身的艺术魅力。歌曲采用分节歌的形式，以起承转合的4句体旋律结构，承载7段歌词。演唱者通过对速度、力度和音色的调控，使同一曲调释放出多层次的情感表达。

歌曲的开头“牛儿还在山坡吃草，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”，旋律平缓低沉，如同缓缓展开一个悲伤的故事，将听众带入情境。随着情节的推进，旋律逐渐起伏变化。唱至“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，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”时，旋律跃至情感高点，充满悲愤与控诉的力量。最后一句“我们那十三岁的王二小，可怜他死得这样惨”，旋律复归平缓，却余韵悠长，萦绕着难以消散的哀伤，深深触动人心。这种叙事性旋律将“王二小”的英雄事迹娓娓道来，令听众如临其境，仿佛亲历那段令人悲痛的场景。歌曲扎根于民族音乐土壤，曲调亲切自然，易于被广大群众接受和传唱，也因此不断扩大其艺术影响力。

歌词是歌曲的灵魂。全曲未加华丽修饰，却以真挚的方式表达了对英雄的敬仰和对敌人的愤恨。这种朴实无华的词句极易引发广泛共鸣，无论老少都能理解歌词含义，感受其中饱含的情感。这也使歌曲能够跨越年龄与时代的隔阂，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。方冰在创作中倾注了真情。歌词中“王二小”壮烈牺牲的日子是9月16日，而这一天正是方冰的生日。方冰曾说：“这不是巧合，是特意这样写的，使自己与英雄合一，为了永远不忘‘王二小’。”

歌曲创作完成后，李劫夫在西北战区服务团找到被称为“金嗓子”的顾品祥来独唱。李劫夫一句句教，方冰一段段讲，指导她如何将这首歌曲唱得既抒情又坚强有力，表现出对少年英雄的赞扬。之后，顾品祥走到哪里就把“王二小”唱到哪里，一直唱到日本投降，抗战胜利。

80多年岁月流转，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早已从一首抗战歌曲升华为深刻的文化符号。在这首歌的影响下，关于“王二小”的各种体裁文艺作品不断涌现：如诗剧《王二小放牛郎》、儿童文学《王二小的故事》、纪实小说《少年英雄王二小》、电视剧《少年英雄王二小》等。“王二小”的故事被编入小学教材，深深影响了一代代青少年的成长。2015年，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被选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过网络投票评选的“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”。

“秋风吹遍了每个村庄，它把这动人的故事传扬……”英雄的故事仍在传唱，不屈的民族精神正绽放着时代的光芒。

金达莱花开

■杨 硕

那年3月，长白山一带的冰雪尚未完全融化，安顺花没有等到春暖花开的时节。

如今，长白山脚下，每年春天金达莱花都会如期盛开。一簇簇、一片片，像燃烧的火焰。博物馆内也常有来自那里的人寻找英雄的足迹。前不久，一位老者寻着我给他讲述安顺花的故事，沉默良久后轻声说：“我们那儿的人，都记得她。”

在安顺花牺牲45年后，那台缝纫机被林业工人挖地时发现，带着风雪的记忆和血染的记忆回到了人间。陈旧的机身曾无法转动，可人们依旧记得它的主人曾用针线缝补希望的节奏。“哒哒……哒哒……”

下图：安顺花和战友们曾使用过的缝纫机，现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。

作者供图

